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

Literary Classics

◎ 左怀建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 Literary Classics

（第二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

Literary Classics

◎ 左怀建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 / 左怀建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8-14509-1

I. ①中… II. ①左…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517 号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

左怀建 主编

责任编辑 叶 抒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42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509-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工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教材

本书编委会

主编 左怀建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福和 仇 萍 左怀建 吉素芬

刘 鹏 刘成国 李剑亮 何玲华

张 欣 张科琪 张晓玥 钱国莲

高婉青 彭万隆 褚蓓娟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编 中国文学经典导读

小 说

世说新语(二则)	刘义庆(11)
李娃传	白行简(14)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节选)	冯梦龙(24)
罗刹海市	蒲松龄(43)
红楼梦(节选)	曹雪芹(49)
伤逝	鲁 迅(57)
萧萧	沈从文(71)
倾城之恋(节选)	张爱玲(82)
围城(节选)	钱锺书(92)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100)
红高粱(节选)	莫 言(110)
活着(节选)	余 华(121)

诗词曲

将仲子	诗 经(131)
湘夫人	屈 原(134)
陌上桑	汉乐府(138)
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141)
饮酒(其五)	陶渊明(143)
将进酒	李 白(146)



赠卫八处士·····	杜 甫(148)
长恨歌·····	白居易(150)
望海潮(东南形胜) ·····	柳 永(15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 轼(158)
永遇乐(落日镞金) ·····	李清照(160)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	辛弃疾(163)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睢景臣(166)
寻梦者·····	戴望舒(170)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 青(173)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 指(178)
回答·····	北 岛(181)
致橡树·····	舒 婷(184)
祖国(或以梦为马) ·····	海 子(187)

散 文

庄子(三则) ·····	庄 子(191)
项羽本纪(节选) ·····	司马迁(194)
张中丞传后叙·····	韩 愈(197)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202)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208)
西湖梦·····	余秋雨(212)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219)

戏 剧

牡丹亭(节选) ·····	汤显祖(222)
雷雨(节选) ·····	曹 禺(228)

下编 外国文学经典导读

小 说

十日谈(节选) ·····	[意]薄伽丘(241)
高老头(节选) ·····	[法]巴尔扎克(247)

简·爱(节选)	[英]夏洛蒂·勃朗特(253)
陪衬人	[法]左 拉(259)
一个官员之死	[俄]契诃夫(266)
判决	[奥]卡夫卡(270)
伊豆的舞女(节选)	[日]川端康成(280)
局外人(节选)	[法]加 缪(296)
百年孤独(节选)	[哥]马尔克斯(305)

诗 歌

雅歌(节选)	圣 经(312)
迷娘歌	[德]歌 德(318)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俄]普希金(321)
豹	[奥]里尔克(323)
一条没有走的路	[美]弗罗斯特(326)

散 文

瓦尔登湖(节选)	[美]梭 罗(329)
美之歌·幸福之歌	[黎]纪伯伦(336)
我为什么而活着	[英]罗 素(339)

戏 剧

俄狄浦斯王(节选)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341)
哈姆莱特(节选)	[英]莎士比亚(351)
推销员之死(节选)	[美]阿瑟·米勒(360)

后 记	(364)
-----------	-------

引言

大学文学经典阅读：意义与方法

一、何为文学经典？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经典”，主要“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和郭沫若的相关考证，可以断定，“‘经’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是与织布机上的横线（‘纬’）相对的。如没有‘经’也就谈不上‘纬’，所以‘经’是主要的”^①。有经有纬布乃成。同样的道理用在文化建设上，能代表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价值追求的强烈度和艺术水平，并能经得起长久时间考验，可不断启发后人进行文化创新，从而支撑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著作就是经典。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把被奉为典范的著作称为“经”。如《荀子·劝学》有：“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经，谓《诗》、《书》。”《庄子·天运》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其他各家后来也将自家的奠基之作称为“经”，如《墨子》为《墨经》，道家把《老子》称为《道德经》，把《庄子》称为《南华真经》。进而言之，记述某一事物、技艺的权威性的专著也常称为“经”，如《山海经》、《水经》、《本草经》、《茶经》、《棋经》、《拳经》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能进入“经”的就只有儒家的著作了，即四书五经的“经”，十三经的“经”。“典”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本意就是指重要的书籍、文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安国传：“典，谓经籍。”“经典”连在一起用，最早也是指儒家典籍，如《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后来又可指宗教典籍，再扩大

^① 孙力平主编《经典诗文讲解与诵读》“引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为作为典范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进而又有了形容词的用法,如“经典老歌”、“经典大片”、“经典款式”、“经典动作”,甚至“经典美女”等。^①

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经典,各行各业也都有自己的经典,建构主义的经典观更强调经典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但是目前更多的学者还是坚持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必定具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虽然在经验层面上谁也不能否定存在所谓“外力”(不管是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还是种族的力量或媒介的力量)宰制经典的现象,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种情况不足以得出经典完全没有自己内在规定性的相对主义结论^②。那么,什么是文学经典呢?综合各家的理解,我们不妨如此表述——所谓文学经典,就是在文学方面那些能最丰富地表现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价值追求、审美情趣,又最能代表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学艺术成就,且影响最为广泛、最能经受时间考验、对后世文学创作最具启发性的作品。能将时代性与超时代性、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秘密就是凭借作家的执著努力和超人才华而将文学的共性和个性做最恰如其分的融合、统一。如《诗经》、《楚辞》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也是中国西周初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也与世界其他民族对人生永恒的追求和审美想象相通,因而它们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等无数外国文学经典也应作如是观。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文学经典如其他学科的经典一样,其形成有一个过程。言外之意,有些暂时被某时代认为经典的,长时段看,并非真的经典;而另外一些暂时被某时代的特殊性所遮蔽和忽略的,经过长时段的验证、淘洗,它的经典性会逐渐显影,最终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欢迎。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创作等。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因为缺乏长时段验证的条件,所以很难经典化。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有的作品其经典性在很短时间内就显示出来了。如莫言的《红高粱》和余华的《活着》等,无疑分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无可怀疑的文学经典。

二、大学生为何要读文学经典?

王晓明先生在《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绪论”里专门设立一个小节,向大学生谈论“为什么要学文学”?他说:“学文学有什么用?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很愚蠢,不应该对文学发生这样的疑问。”这里,王先生没有区分“文学”与“文学经典”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今天的青年学生何尝怀疑过文学的作用,他们不是一直在读郭敬明等流行读物吗?还有大量网络写手写出的东西,“那不叫文

① 孙力平主编《经典诗文讲解与诵读》“引言”,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学叫什么”？关键不在于青年学生读不读文学，而是读什么样的文学。因为在今天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的概念和内涵早已分化了。精英文学是文学，大众文学也是文学；纯文学是文学，商业娱乐文学也是文学。显而易见，后者更受大众欢迎。后现代平面化时代，怎么都可以的时代，大众的底数总是多的；物质崇拜的语境下，精神信仰的不可靠，使越来越多的大众读者跟着大众流行物而跑，而经典——那是怎样一个艰深、令人望而生畏的字眼——显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让更多的精神迷失者尽量回避。加上视觉文化的转向，影视作品铺天盖地而来，网络、手机联合，所有所欲轻易而得，文学经典越来越被推到远处去了。

其实，这里一个根本的前提在于，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从学生的角度言，他们究竟要成为什么？丛日云先生在《西方文明演讲录》的“导言”里谈到，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教育目的就完全变了，变成一种人才教育。它把人当成材料，人才人才，人都变成了材料，人都成了工具”。其实，我们的教育根本目标是“人”，不是“人才”，或者是“人”才，而不是人“才”。中外教育史都提供了教训。按照鲁迅所说，中国人过去从来没有争得过人的资格，所以压根不可能有“人”才的教育；西方，美国是后起之秀，并迅速成为执世界历史方向之牛耳者，但正是美国的大学（如芝加哥大学）最先看到那种专门主义、功利主义的教育无法拯救人精神的零散和心理的崩溃，所以也是他们最先提倡通识教育。说来可笑，美国人是挣够大钱然后发现精神之不足，回头找精神，难道中国人现在还要把美国人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吗？丛日云先生感慨：“如果真正有洞察力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几十年高等教育造成的真正损害是什么？是整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低下、国民的教养水平的低下，甚至培养出一批批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全、满脑子偏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严重缺陷的人。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学问，有才华没思想，有能力没教养。没有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人格，没有丰富的内在世界，不懂得人的价值，不知何为人的尊严，没有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人。总之，我们培养了许多没有教养的低档次的‘人才’。”话有些极端，但也为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钟。

王晓明先生《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绪论”揭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专业分工导致人才培养的偏至，而随着发展，专业更替越来越快，人要跟上时代，满足越来越细的专业需求，也越来越难了。如此，人的精神要么开始就没有机会“成形”，要么精神不够强大，最终会被拖垮。如何使人精神不败——上大学和读文学经典。“为什么读大学？现在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求学的道路可以选择。……第一，大学的确可以教给你们一些将来谋生的知识，但是，如果真的要讲谋生，说老实话，大学里教的知识太少了，不够用，特别是现在的知识更替那么快。你要谋生，你要学一辈子，大学里教的很多东西都太旧，没有用。工科的学生大概对这一点感触特别多，考大学时你选一个专业，可能它当时很热门，可四年下



来,你毕业出去的时候,已经不再热门,甚至可能变成冷门,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学四年都用来学谋生的本领,太可惜了这个环境,也可惜了这么宝贵的四年时间。第二,越是社会变化快、更新周期短,我们就越需要把自己的脑子磨练好,要在精神上早一点成形。各位现在人是进入大学了,但精神上基本上是散的,没有成形。”“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所言主要对准大学教育的管理者和施行者,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它的定位就不能与一般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同,它不仅教学生“眼前”谋生的知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学生“长远”的精神、人格的培养问题,而且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根本在于,引领学生思考:我们究竟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才是更健康、合理的?换言之,究竟该怎样“在世”、“面世”才是正途?如果我们不是文化取消主义者,还承认人类的生存需要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提升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青年学生的精神教养问题,而真正能培养青年人的精神、个性,并向着精神、个性的更高层次提升的无疑还是各学科的经典,特别是文学艺术经典。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精神、灵魂、生活方式的重要呈现。它描写的是整体意义上的生活,往往被称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文学经典表现民族集体无意识,某种意义上讲,其中埋藏着民族文化的根,是作家个性的表达,也代表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是传承民族文化和塑造民族优秀品格的重要途径。如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其创作就成为揭示民族劣根性、探究民族灵魂重建的重要精神劳动。在越来越物质化、商品化、欲望化、平面化而诸神远去的今天,文学经典无疑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还有极为丰富的审美作用(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是作家个性的表达也是民族个性的表达,它激励人心,陶冶情操,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有春风化雨之功效和撼动山河之威力。所以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高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显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内。从个人角度言,文学经典也是青年人人格自塑的重要凭借。王晓明先生就谈到,“通过读经典,使年轻人直接接触人类文化的精华,由此培养他对人生的丰富内容的领会,建立一个开阔的精神的基础,这样,他以后进入社会,承受现实规则的那些压力和诱惑——赚钱、享受物质生活、往上爬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内容。一个好的人生、一个好的社会,是不能仅仅只有这些的,他就能不被它们迷惑住,而且有能力去抵抗和克服它们,这就是通识教育建立核心课程的用意所在”。也就是说,文学经典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强大的心理调适能力。当困难可以克服时,他(她)可以更勇敢、更机智、更人性化;当困难暂时不能克服时,他(她)可以

更好地说服自己适当地对待人生困境。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人物包括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钱学森等无不具有精深的文学艺术修养,正是文学艺术的想象扩充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坚定了他们追求真理的信念,帮助他们创造事业的峰巅。在美国,越重要的大学越重视这种通识教育,如哥伦比亚大学,“它的本科生的通识教育的时间就很长,通常是两年,就是一、二年级,学生基本上不学专业课,大部分时间就是读经典,到三、四年级再开始学专业课”^①,“通识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建立一套核心课程,这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比方说,两百本经典,从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开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中世纪重要的哲学著作,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直到当时最新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当然还要读《圣经》”^②,“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是欧洲和美国所有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上的必读书”^③。

著名学者叶嘉莹曾说:“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活泼开放、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④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也谆谆告诫:“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在一个过于“务实”的时代,文学确是显得“务虚”了,但是没有这“虚”,人类的生存真是不可想象的,犹如灵魂之与肉体,灵魂是看不见的,但是灵魂才决定人生存的方向和质量;犹如空气之与人的生存,空气是无法秤斤衡重的,但是只有清新的空气,我们的生存才健康、愉悦;犹如润滑剂之与机器,润滑剂不是机器上任何零件,但是没有润滑剂,机器终有一天会崩溃的。钱锺书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散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其中魔鬼都感慨:现在的人连坏灵魂也没有了,何况好灵魂。那么,面对如此危机,是认同呢,还是“绝望的抗争”?在这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人的灵魂容易迷失的年代,引导学生去阅读文学经典、接受文学经典就成为大学教学不可推卸的职责,而青年学生对文学经典的自读更是当务之急,不可懈怠。

三、大学生如何阅读文学经典?

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莫不接触过、阅读过文学经典,难道阅读还成为一个问题吗?是的,阅读也需深入实践。中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仅在一个方面

① 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叶嘉莹、祝晓风《“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或一个层面展开,而且有些话题也不适合展开;一般社会青年的阅读往往保持在一个较单一或较肤浅的层面,而且多感觉化、情绪化,偏于对故事情节的鉴赏。作为大学本科生,虽然不一定是中文专业的,也需要更新眼光,提高理论水平,提升阅读质量,从而得到思想上更高的启迪,精神上更大的愉悦,情感上更深沉的宽慰,审美上更细腻、丰富的陶养,最终向着真正的“人”才迈进。那么,究竟该怎样阅读文学经典呢?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做一些极粗浅的介绍。

其一,直读原典。这本不成问题,但在当前信息爆炸、人们的认知往往被媒体所左右的年代,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有它的意义。记得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在课堂上,反复劝导学生们,一定不要仅仅听别人怎么说,一定要自己先读先看,先从作品原典获得第一阅读印象。人生中有许多“第一”都很重要,给人留下印象也最强烈,往往终生难忘,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印象往往也是这样。只有自己有了直接的原始的阅读印象和感受,你才有资格说话,判断一部作品是好还是不好,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也才能判断别人分析解读的是妥当还是不妥当,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解、感受与别人的理解、感受的“对话”,从而将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深入下去。

其二,反复阅读原典。当前人们常用“说不尽的……”这样的句式表达对文学经典的赞许,如“说不尽的《哈姆莱特》”,“说不尽的《红楼梦》”,“说不尽的《雷雨》”等等。也就是说,经典的文学作品需要反复阅读才能“芝麻开门”,真正洞察其中的秘密。或许有言,现在知识更新快,一切都像走马灯,青年人都在追新逐异、为各种泛文学读物所吸引,你让他(她)反复阅读文学经典,岂非奢侈之想?需要奉告的正是,一切淡定,无须浮躁!人生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书也总是有所读有所不读。读书分泛读与精读,泛读解决面的问题,精读解决点的问题;泛读使人知识信息丰富,精读才使人有思想情感高度。

其三,在别人的认知、研究成果引领下阅读。前面说,要重视自己的阅读感受,这是理解作品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青年读者可以不要前人的引导。正确的方法是先自己阅读,获得第一印象,产生不少疑问,然后带着这些疑问寻找参考资料,譬如“作家传”,“作家研究资料”,对该作品直接分析解读的文章、著作等。为了保证其严肃性和正确度,最好是参考纸质出版的,网络上的去查知网、超星等正规网络途径中的资料。这样,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会仅仅保持在主观感受上了,就会增加许多理性内容和文化含量,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一些问题。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中学语文课本上都说它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高洁情怀及大革命失败后情感上的忧伤,其实,查阅最近十多年来有关《荷塘月色》的研究,你马上会发现,这篇作品还埋藏着欲说还休的内涵,就是作者对于进一步的爱与美的渴望及这种爱与美无法实现的怅惘。中学语文课本里所解读的往往只是作品的政治社会内涵,而最近这些年所重点

解读的是作品的个人/美学内涵。

其四,掌握一些必要的文学分析解读方法。分析解读文学经典,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仅仅依赖在别人现有的成果上,这样,自觉加强理论修养,掌握几种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思路、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不可能只具有一个方面或一个层面的内涵和美学意义,而是相反。如对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可以用“社会分析法”,因为它主要呼应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按照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给人物定性,并赋予人物相应的内涵,因此文学史家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可以用“文化分析法”,因为小说同时还写了当时迅速崛起的大上海都市生活,而且在书写这种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男女生活相当自由的都市生活时,不时流露出与其无产阶级立场相逆的认同、欣赏心理,从而使文本具有精神、神韵上的分裂症状;可以用“文学本体分析法”(偏于文学形式的分析),因为小说宏大而复杂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功能早已得到文学史家们的公认。过去,人们对曹禺《雷雨》的解读主要强调其“社会学”含义,如说是暴露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等等,其实如果要将解读深入下去,更好地接近文本,必须用“文化分析法”,因为剧本的主要目的还不在于其社会学内涵,而在于其人类文化学、宗教哲学诉求。剧本要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警醒人们“认识你自己”,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古典性内涵和生态美学意义。剧本自然也需要“文学本体分析法”,因为它作为现代戏剧创作的峰巅,必有其艺术奥妙值得探赏。

有些作品特适合精神分析法,如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杀父娶母是因为他无意识里有这样的冲动,表现为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哈姆莱特要杀死娶了母亲的叔父但又犹豫不决,不是因为其他文化原因和性格原因,而是“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他在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上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①。两部作品均呈现出自我、本我与超我的复杂关联。有的学者据《离骚》等作品得出屈原有与楚怀王同性恋倾向。台湾李昂的小说《杀夫》中阿芒官道德上是在谴责林市所谓淫荡,其实她潜意识里是羡慕,表现女性被压抑后的变态,实际又颠覆了自己道德上的合法性。

有些作品特适合性别意识解读法。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从男性视角看,“虎妞”有贪欲的一面,但如从女性视角看,虎妞张扬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是生命的自然反弹。平时大家对格林童话《白雪公主》的解读是善与恶之间的角逐,但是

^① 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王〉与〈哈姆莱特〉》,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女性主义批评家看到作品中王后代表女性自由意志的一面,因此被男性话语妖魔化为“恶魔”,而白雪公主代表女性无我的一面,这是男性社会所渴望的,因此被男性话语命名为“天使”。对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曹禺《雷雨》中桀骜不驯的繁漪,也同样可以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读出新意。

有些作品适合原型(母题)解读法。如美国戏剧理论家、原型批评理论的贯彻者费格生在《剧场观念》中将剧作《俄狄浦斯王》与西方古代宗教仪式联系起来看,认为剧作中的俄狄浦斯是一个“替罪羊”的原型,“俄狄浦斯形象本身提供了替罪羊的一切条件,即被放逐的国王或神的条件,因此,《俄狄浦斯王》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其实就同于原始时代杀死替罪羊的古老仪式”^①。以后这一文学母题不断被重写、改写,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曹禺的《雷雨》。中国文学中,相似的情况有:《搜神记·三王墓》与鲁迅《铸剑》,《诗经·蒹葭》、屈原《湘夫人》与戴望舒《雨巷》,潘金莲形象与后世创作等。

文学本体解读法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美国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等,注重“有意味的形式”分析。这种解读法强调文学文本的独立位置,忽略文学文本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对应关系,或从文本内部寻找结构的裂缝(就是“症候”)进行“细读”,或从文本与多重语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语义学分析,体现出新的文学解读观念,收到前所未有的解读效果。前者如刘心武对《红楼梦》的“揭秘”,以上所说对《荷塘月色》的解读;后者如西方学者对《白雪公主》的女性主义解读,我国学者对茅盾《子夜》都市文化内涵的解读,等。接受美学更强调读者在文学解读中的审美个性和艺术爱好。

而所有的阅读理解都有一个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复杂关系问题。一般而言,鉴赏性阅读主要用“美学标准”,不太看重“历史标准”,而批评、研究性阅读则同时看重“历史标准”。如怎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代表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不是文学经典?怎样评判它的价值?这里,解读时就要有历史眼光,考虑到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不能仅仅从当下人们对文学的好恶审视。

^① 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上编

中国文学经典导读